

第七十三面，倒數第一行：

【阿難白佛言。世尊。如來常說和合因緣。一切世間種種變化。皆因四大和合發明。云何如來因緣自然二俱排擯。我今不知斯義所屬。】

這是最後一大科，七大。前面的四科，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就是七大中的別相，說明一一法，性是真實的，顯示法法當體是真、是常，說明這個意思。今天起這段經文，七大就是四科的總相，在此地要說明，一一法不但是真、是常，而且是一一周遍法界，顯示出法法圓滿周遍的境界。我們從「四科七大」的文字整個合起來看，才了解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說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知道整個法界就是自己的清淨法身。消息我們是知道了，從經裡面我們得到這個消息，往後要緊的事情就是如何來證得。假如我們不能證得，這個境界依然是諸佛與那些大菩薩們的；如果我們能夠證得，這個境界是屬於自己的。這是我們讀大乘經典，一定要發大心、修大行、證大果。

經文前面這個兩句，阿難對佛所說的，『世尊，如來常說和合因緣』，這兩句是舉佛法所建立宗旨的名稱。所以有一些人常講，佛離了因緣就無佛法可談，佛法是什麼？因緣所生法，諸位也常常聽到這個論調。在此地你看看，佛把因緣、自然全都給否定掉，這是什麼回事情？諸位要曉得，佛本來無法可說，不僅無有定法可說，是無法可說。佛之所以說法，那是因為眾生有執著、有邪見，佛以這個方法破除眾生邪見偏執而已，除此之外有什麼佛法？我們要了解一個事實，世尊出現的當時，在印度是宗教最發達的一個時代

，宗教裡面著名的，經典上記載有九十六種之多，真正可以稱得上是宗教之國。在這些宗教裡面，尤其是大宗教，勢力大的有六個，六師外道，勢力很大、影響力很大，他們主張一切萬法是自然生，他們認為是自然而有的，這是個錯誤的見解。

實際上講印度這些外道，比起我們今天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、猶太教都要高明。我們看世間這許多宗教，他們修行的理論與方法，我們很客觀的來看，只可以到忉利天。忉利天以上的，好像在他們經典裡面，理論與修行的方法我們都找不到，所以我們看它的經典，道理、辦法可以到達忉利天。可是印度這些六師外道，他們有很深的禪定，可以能夠修到四禪天、四空天，甚至修到非想非非想處天，實在是了不起。於是這些外道們就把四空天、四禪天的境界認為是永恆的境界，叫它做涅槃。涅槃兩個字並不是佛門裡頭本來有的，印度所有的外道最高的境界就叫涅槃。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滅。不生不滅就是一般所講的永生、永恆，誤會那個境界是涅槃的境界。他們證到最高的境界，在二十五有裡面所說明的，跟佛法比較，實在是佛門裡面所講的無明，他們認為自己這是神我，我們曉得這是末那執第八見分的一分認為自內我，是這麼個境界。

世尊為了破除他們錯誤的執著，才說一切法是因緣所生。說因緣所生就是破自然的執著，佛門裡面講因緣生法之來由是這麼來的，這是大家要曉得。這是從哪裡來的要知道，佛為什麼要這麼說法，我們要曉得。其實這一切萬法是不是因緣生的？如果真的是因緣生的，佛在此地何必要否定？如果不是因緣生的，好，佛用方便法來對治眾生毛病，契機了，契機又不契理，這不是佛說。諸位要曉得，一切法如果說自然而有的，這是錯誤，這是講不通。因緣所生是實在的，實在的佛又為什麼要否認？否認我們的執著，你要是執著一切法是因緣生的，錯了，那又不對。佛法，諸位總需要記住，

歐陽大師說得很清楚，破我們執著而已。一切不執著，真常周遍的法界就在面前；換句話說，一真法界顯現在我們眼前，只要我們去掉分別執著。所以這是阿難在此地聽了上面四番的開示，就是四科的開示，提出這個問題。

在每一法裡面佛都說出非因緣、非自然，自然就是和合的意思，此地是提出和合與不和合，和合是因緣，不和合是自然。既然是非因緣、非自然，是不是與從前所講的前後矛盾？這免不了叫這些小乘人發生懷疑，所以在此地提出這個問題。這問的是有道理、問的是沒錯，佛在初期說法確實是以和合因緣為宗旨，為了破除外道自然的執著。下面就是阿難提出的問題，『一切世間種種變化，皆因四大和合發明』，怎麼看，是這個道理。「一切世間」，包括自己的根身器界，就是有情世間與器世間統統包括在裡頭。有情世間有生老病死，無情世間植物有生住異滅、礦物有成住壞空，這就是種種變化。而這些變化我們仔細去觀察，不外乎四大和合，四大是指元素地水火風，這些元素在變化。而且佛在早期講經又常常說到，這個世間種種諸變化相都是因四大和合而生的，這種意思、這種論調可以說在《阿含經》的時代是常講，就是在方等裡面也說得很多，所以弟子們都聽得耳熟了。

在此地我又要補充兩句，佛說法的目的是要叫我們開悟，絕不是叫我們執著名相、理解名相，不是，那錯了，那就變成一種死讀書、讀死書的辦法，他是教我們開悟。阿難在楞嚴會上示現的是沒有悟，記得很多，佛以前所講的話他都記得，所以前後矛盾的話他馬上就提出來，這也是代表我們大多數鈍根學佛者。阿難對我們來講是我們的大恩人，如果沒有他當時提出這些疑難來，我們今天碰到了，又怎麼解決？所以這是大權示現。在現前這疑問來了，『云何如來因緣、自然二俱排擯』，過去佛常常講，現在為什麼都否定

？都把從前所說的那些話排除、擯棄不要了，從前所講的，現在都把它推翻了，這怎麼行？佛所說的話，前面說的，後頭能夠推翻，那佛說的話靠不住，我們對於佛所說的話還敢相信嗎？阿難雖然有這個意思，當然不是真的。為什麼？佛說的法決定前後不顛倒，也決定沒有矛盾之處，不可能的。

但是我們聽起來覺得是這個情形，那是我們的理解不夠，我們沒有悟到這個境界，可以提出自己的問題來。說到這個地方，我們要想想前面佛所講的話，阿難聽到前面四科，一一法佛都說皆是妙明覺性。妙明覺性是寂滅法、是第一義，當然在這裡面不會有因緣，也不會有自然，像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因緣是一物，自然也是一物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這個妙明覺性是這樣的，這可以講得通。可是我們講到眼前這個事相，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我們看了這是生滅有為法，生滅有為法不是第一義，是第二義，第二義那當然是屬於因緣生法。講到真如本性非因緣、非自然，我們能相信，不會懷疑；說這四科不是因緣生法，我們確實懷疑。為什麼世尊否定因緣生法，說它也是非因緣、非自然，與第一義的真如本性是一樣的，這就不懂，問題在此地。後頭就把自己疑問說出來，『我今不知斯義所屬』，就是說前面非因緣、非自然雙非的旨趣之所歸，叫我們初學、程度淺的人聽起來不曉得義趣所屬，這才再請求世尊。

【惟垂哀愍。開示眾生中道了義無戲論法。】

這幾句是求佛開示，因為我們自己意思聽了不明瞭，這種發問是有疑，聽了之後有疑提出問題，這是做學生的本分問，應當要提出來，求佛再給我們詳細開示中道。中道就是不執著二邊的意思，這才叫了義。非因緣、非自然是中道，因緣是一邊，自然是一邊，二邊都離開就是中道義。為什麼一一事相我們看起來是有為生滅的

都是中道了義？當然這的確是很深的義理，這是諸佛與大菩薩們所親證的境界。我們要研究這一段，必須要回想到佛在以前，就是前面所說的，前面是就事顯理，因為四科所說的是事，從事裡面去顯理，理是什麼？非因緣、非自然。《金剛經》上佛也說得好，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」，在此地你能夠在四科七大裡頭見到非因緣、非自然，就是見到諸相非相，你就見如來了，見如來就是見性，就是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。這是大乘實相，是說如來藏性隨緣不變的『中道了義無戲論法』。在這裡我們要曉得，佛在小乘阿含時期所講萬法因緣生，這是屬於有門戲論法，也就是經上常說的「黃葉止啼」，接引初機。初機給他說圓頓了義中道，他不能接受，所以要用方便法來破除他的執著，漸漸的誘導他趨向了義中道。

阿難在此地所現的現象，他是不悟，反而執著，執著什麼？把佛所說的因緣生法，執著這是了義，這是顛倒，錯誤了。佛在楞嚴會上，尤其在這段經文裡頭剖相出性，相就是事，就是從事相裡面分析顯示出義理來，從事裡頭去悟這道理。然後你在這裡頭會發現，就是覺悟到，性實在是太妙了，它絕不滯於有為，所以佛說非因緣；它也不是無為，我們從性上講不是有為、也不是無為。可是這裡有個難懂的事情在哪裡？我們不管哪一法，隨便捻一法，這是諸位要曉得，學佛的人一定要懂得，我們的觀察最低限度要看三面，這三面是什麼？體、相、用，要看這個三面。體就是妙真如性，相用是生滅法，體是不生滅法，我們舉出一個扇，扇是相，搧風涼是作用，它的體是妙真如性。你要是從這個地方能夠體會到，前面四科的意思你心裡就明白了，佛給我們講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意思在哪裡？意思在相裡頭顯示這個體性。如果從相用上來講，當然百法裡講的那是有為法，有生、有滅、有造作。可是這些事相的體性不但不是有為法，它也不墮無為法，所以佛才說明一一法

最後的結論是非因緣、非自然，諸位要從這個地方去體會。

換句話說，一一法從體性上去看，沒有生滅，不生不滅究竟涅槃。所以佛在《華嚴》、《圓覺》裡頭才講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。這是佛說法的善巧，正是所謂「離即離非，是即非即」的中道了義。佛在經上說得這麼清楚、這麼明白，我們怎麼會不覺悟？這個不覺悟，實在講是因為我們自己業障太重，障礙了我們的悟門。所以我也常常勸勉同學們讀經，你看《五種遺規》，童蒙教學裡頭就說得很清楚，所謂是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。這個其義自見在佛門裡面來講，就是大徹大悟、大開圓解，這是要功夫深，這個功夫用的什麼？用在定上。昨天還有兩個同修來找我，問我這個事情。他提出一個問題，他說好像其餘的法門都修定，淨土法門不修定，好像不如其他的法門。這搞錯了，為什麼？他觀念裡頭的定，一定盤腿面壁坐在那裡不動，眼觀鼻、鼻觀心，那叫做定。好像我們修淨土，念阿彌陀佛的，沒有一天是去坐幾個鐘點。我昨天告訴他，我們讀《楞嚴》曉得，念佛法門所修的是楞嚴大定。

可是你是不是真修，那就不一定了。你要是真正的修，這一句阿彌陀佛是楞嚴大定，一心不亂就是楞嚴大定，這個定沒有出入的，所以叫大定。平常那個修禪的人，實際上盤腿面壁有定，出了定，定就失掉，定有出有入，入的時候有定的境界，出定的時候境界就失掉，這個定是有入有出，這是小定；大定沒有出入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這叫大定。念佛人二六時中心裡面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所謂放下萬緣、提起正念，心裡只有一念，沒有其餘的妄念，這就是定，這不是定是什麼？這個定裡面有止有觀、有靜有慮。從靜、從止上來說，放下萬緣沒有雜念；從觀、從慮上來說，你一句佛號南無阿彌陀佛，這六個字了了分明。有止有觀，這不是禪定是什麼！不拘形式，一切事情都可以照做、可以照辦，這個定才有用處。

盤腿面壁定在那裡，什麼事都不能辦，必須要出了定才辦事，入了定不能辦。淨土法門，入了定什麼事都可以辦，為什麼？不要出定，沒有出入，這是大定。

大勢至菩薩所修的，有幾個人曉得？又有幾個人知道自己念佛是在修楞嚴大定？修楞嚴大定就是修一心不亂。大家念佛，多數求將來臨命終時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往生，他不知道修大定，不知道修一心不亂。哪裡曉得你臨命終時，如果功夫不能成就，心還是亂的，還是不定的，還是去不了。能夠往生是要靠臨命終那個時候，「一心不亂，心不顛倒」，要記住這八個字，有這個條件決定往生。所以在一切法門裡面，念佛這個法門殊勝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可見得我們今天講功夫談不上，沒有功夫，為什麼說沒有功夫？就是你心裡沒定。功夫叫定，不為外境所轉這叫功夫，一切大乘了義經典都是發明這個道理，也都是給我們講求修學的方法。可見得前面這四科，佛所說的句句都是真理，在事相上為我們指出中道了義。而阿難尊者聽了以後沒聽懂，反而認為佛的一切排擯，懷疑是偏空戲論，好像墮落在頑空裡面一樣。阿難雖然是聽得多、記得多，這個記的病就在此地，阿難表演給我們看。

我們中國聖人也說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那是害人的。所以學問不貴記誦，而貴開悟，不貴記誦。叫你讀書讀幾千遍、讀幾萬遍，那個目的是把你的心定下來，定下來之後會開悟。如果你把目標轉移，我樣樣都記得，好，真的都記得了，不開悟，悟門堵死了。一個方法運用之妙各不相同，譬如你背書，你的目的是在記，把裡頭東西所有都記住，這是一個目的。阿難用的是這個心，所以他樣樣都記得，但就是不開悟。可是佛教給我們這個方法，叫你背誦經書是叫你開悟的，不是叫你記誦經文。同樣是念書，有兩種不同的目的。但是這兩種當中，記容易，背的時候記東西容易

，開悟難。開悟是什麼？開悟是要念到把妄想都念盡，妄想都念沒有了，就會開悟。你這個記誦，還是打妄想，與你第六意識完全相應。所以為什麼要念幾千遍、幾萬遍，才能把你第六意識的妄心伏住，叫它不起現行，才能開悟，妙觀察智才能現前、平等智才能現前。換句話說，阿難沒有明瞭，佛所謂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的意思，他是完全著相，聽經著言說相，讀誦著文字相，麻煩事情！

馬鳴菩薩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裡教給我們，離名字相、離言說相、離心緣相，這樣受持如來的教法你才能開悟。不但一切妄想我們要遠離，連佛的言說、名字都不執著。要不要？要。我們在《起信論》裡跟諸位說得很清楚，要，我們要名字、要言說，我們天天要講經、天天要讀誦，要而不執著。我昨天因為有幾個同修來談到《華嚴經》的問題，我就仔細算了一下，剛才我還在跟楊居士講，我們講堂講的九十九卷本的《華嚴經》，我們現在差不多已經講了一半多。由過去經驗來看，這一部經講下來大概需要二千五百個小時。二千五百個小時我們仔細算一算，一年可以講得完，而且還有休息的日子。一個星期我們如果講六天，星期天放假，休息一天，一個星期講六天，一年圓滿。一天講八個鐘點，一個星期六天，六八四十八個小時，一年大概是五十四個星期到五十五個星期，二千五百個小時足夠。往年清涼大師在世的時候，一年講一部，他老人家講了五十遍，五十遍一年一遍就要五十年。五十年天天受大經的薰習，在言說、文字裡面要是會用功的，依文字般若（言說就是文字，文字就是言說），起觀照般若，證實相般若，他怎麼不成就？當然可以成就。

阿難就是執著言說、文字，這裡頭沒有觀照的功夫，所以把機緣當面錯過，現在又提出要求，求佛再給他開示中道了義。阿難當面錯過了，再看看我們怎麼樣？我們也跟阿難一樣，當面錯過。阿



難的啟請代我們啟請，可是我們得要研究，當面錯過的根源在哪裡？這就好像治病一樣，病根在什麼地方？古人講這個根源大概有三種，第一就是前面所講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從這個地方起了懷疑。這個意思是說，既然是本非因緣、非自然性，根塵識這些法一切皆空。這裡頭沒悟過來，不曉得如來所指示我們的是即事之理，不是廢事來給你講理，不是的，就在事上指出理性。前面跟諸位提過，我們看東西——法裡頭要觀察三面，體、相、用。佛是在一一相用裡面顯示出真如不變的性體，性體就是理，相用就是事，所以不是廢事來跟你講理，是即事裡面跟你講理，理事是離不開的。如果廢事來講理，這是惡取空，這是很可怕的，佛經裡面常講，「寧可執有如須彌山，不可執空如芥子」，那真正是要背很大的因果，要多注意，不要墮惡取空。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，可以把這個懷疑、這個原因更往前面去推想，在「十番顯見」裡面已經就埋伏懷疑的因素。這個意思是說，「十番顯見」是從見性上來講，見性既然不是覺聞知見，能見、所見豈不就像於像天生的瞎眼睛一樣？前面雖然沒提出來，這個疑問總是懷在心裡，到這個地方才把它整個提示出來。這是不曉得如來所示就在這個帶著病的眼睛，而不是病眼之外再去找個眼睛，我們要體會這個意思。我這樣的講法，恐怕大家還不甚明瞭，「十番顯見」的見是帶妄之真，不是純真。純真怎麼樣？純真就不需要帶眼根。給你講見性，是帶著眼根見性而顯出妙真如性，妙真如性是帶了眼見。正如同我們眼睛害了病，我們看到燈上有圓影、空中有幻花，我們看到這個境界。境界是什麼？是我們的見，眼睛帶著病看，而不是把我們的眼根去掉之後再給你講見性，能不能去掉？不能去掉，為什麼？真與妄不二。

昨天還有幾個道友來跟我談，他們也很客觀的來討論，講基督

教、天主教他們講的天堂，又講到道家的陰陽二氣，陰淘汰盡是純陽，道家講純陽，純陽是不是我們佛法裡講的真如法性？他提出這個問題來。名詞不一樣，境界好像是一樣的，我跟他講不一樣。他把純陽就代表性，把陰他就想到是那個無明，佛教不是講無明嗎？無明是陰相，本性是明相，本性裡頭有了無明，就像陽裡起了陰，這講法好像是有道理，實際上不一樣。為什麼不一樣？諸位要曉得，剛才講我們帶著病眼看外面東西，病眼跟好眼是一個眼，不是兩個眼，所以真如本性跟無明是一不是二，這就是佛法裡面講真妄不二，這才是真正覺悟。道教裡頭所講的陰陽是二，二就是不覺。佛法裡面講的是不二法門，諸位要是能夠把握這個原則，外面他講什麼東西，他一講你立刻就辯倒他，就曉得錯出在哪裡。

你要是不曉得這個原則，聽到他說的是滿有道理；你真正明瞭了，才曉得他的病在哪裡。佛法是不二法，它是二法，它這個陰與陽是二法不是一。佛法裡面本覺跟無明是一不是二，悟的時候叫本覺，迷的時候叫無明，所以它是一不是二。迷悟是一個法不是二法，都是一個心，一心，迷了心就叫無明，悟了心就叫本性，所以它是一樁事情上起的迷悟，不是有兩樁事情，這我們要搞清楚。這就是講到前面「十番顯見」，佛是舉目眴，眼睛有病見外面的境界相，像我們凡夫所見的。病眼跟好眼，記住是一個眼不是兩個眼，阿難所疑惑的，病眼不是好眼、好眼不是病眼，他把病眼跟好眼看作是兩個眼，這就有疑問。所以我們要曉得佛說法的義趣所在。

第三個原因那是更遠，從我們這部經一開端，講的「七處徵心」，交光大師在科判裡面把它改了，改作「七番破處」。實際上我們仔細看，古人說「七處徵心」，這個意思也能講得通，不是講不通。他說「七番破處」，意思也很好，並沒有矛盾之處，因為處是什麼？心之所在處。所以你講找心，或者找心在哪裡，我看都可以

講得通，所以我們不必太計較、太執著，曉得這個意思就行。不管是真心、是妄心，找不到它的處所。但是這個疑還不是在這個地方，在「七番破處」的時候，疑問在哪裡？疑問就是圓影，就是我們講第六意識、妄心。圓影既然不是真心，而因緣、自然，到現在佛都把它排擯，這樣就好像這個妄沒有一個依靠了；妄沒有依靠，佛說有個真，真有什麼憑據？你說這個妄心是假的，我們天天用妄心，這個妄心從哪裡來的？我們原來是以為妄心是因緣所生的，妄心還有個來處、還有個所依。現在因緣也沒有、自然也沒有，妄心等於說沒有了；妄心沒有了，真心你說有，真心在哪裡？我們見不到真心。反而變成什麼？兩頭落空了。有這個疑問，兩頭落空。

說實在話，我們學佛是不用心，你要是用心的話，必然像阿難這樣，一聽佛說，心裡都慌了，這一下不得了，兩頭落空，妄沒有依據，真又沒有憑據，怎麼辦？大問題來了！真用功，你到這時候一定有這個情形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佛所指示的實際上就是叫我們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，唯其離一切相，所以即一切法。心在哪裡？無處不在，無有一法不是。為什麼？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哪一法不是心？我們舉個例子說，應觀一切書，我們圖書館書很多，你周邊看看一切書，你觀一切書，什麼造的？紙造的。哪一本書不是紙造的？我們把紙比作心，把書比作一切法，心在哪裡？一切法就是心，你到哪裡去找心？你離了法能找到心嗎？連虛空也是心變現之物，沒有一個例外。像這樣你才能真正體會到佛的意思，才能真正找到自己。在此地也許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，那就是世尊在「十番顯見」開示的地方，已經將因緣、自然、和合這些意思，可以說都為我們破除了。前面都講過，阿難也聽得很清楚，也聽得很明白，為什麼在這個地方又懷疑？這是我們要了解的。

前面是就見性而論的，所以阿難他的注意力，只是在體會性體

非因緣、非自然，好像聽了之後懂了，實際上並沒有完全懂，他的疑問還在。現在佛在四科裡面所講的是事，由此可知，佛講非因緣、非自然，從體性上講阿難不懷疑，這就是和我們情形一樣，從體性講我們真是不懷疑。你講六根的根性非自然、非因緣，我們當然不會有問題。可是你要講六根、六塵、六識也是非因緣、非自然，阿難懷疑，我們也懷疑，所以問題是從這個地方提出來的。再具體的說，聽了前面四科非因緣、非自然，在這個地方再起疑問，是對於萬法的生起上起了懷疑。前面佛的解釋是在性體上講，他的疑是斷掉了、不疑了，非因緣、非自然、非和合、非不和合，這個問題解決了。可是就一切萬法的生滅上，如果也是講非因緣、非自然、非和合、非不和合，這個問題真的是大了。

我們如果從總相、別相上來說，前面的疑是總相之疑，現在這個疑是別相之疑。這些問題如果不把它搞清楚，我們的疑根不能拔除；疑根要是不能拔除，對於我們開悟，對我們修行、證果，都會造成嚴重的障礙。我們如果想早一天開悟，在修證上一帆風順，這些疑一定要斷除。可是斷疑生信，真的不是一樁容易事情。修行證果，再給諸位說，真是容易。要是不容易，善財怎麼能一生成佛？龍女怎麼能八歲成佛？修證容易，破疑障難。所以我常跟同修們說，這個法門是知難行易，不是知易行難，是知難行易。你看禪宗裡面，往往用幾十年的時間逼著叫你開悟，悟了以後去修證，好像沒多久他就成功了。有很多人修得很苦，很長時間的修行連消息都沒有，原因在哪裡？沒開悟，疑，不懂；換句話說，處處都是疑、都是障。所以古德才講，那個修行叫盲修瞎練，他當然不能成功。

從前寺院叢林裡面，每天八個鐘點講經、八個鐘點修行，他功夫不間斷，所以他能成就。而且利根的人，你們去看《高僧傳》、《禪宗語錄》，三年到五年開悟證果的人多得很，三、五年當中成

就了；二十年、三十年開悟的人也很多，根性比較鈍，薰修的時間長。從前叢林裡三、五年能夠開悟，要是在我們現前環境來修行，一生都不能開悟。就像我們講堂裡頭長期講經，你每天都來聽經都開不了悟，一生都不能開悟。什麼原因？一天二十四小時，你在此地聽一個半鐘點經，還有二十二個半小時在打妄想，這怎麼行？太不成比例了。人家從前的二十四小時，他有十六小時心在道上，不打妄想，剩下來的時間，大概妄想也沒有什麼了。為什麼？精疲力竭，趕緊要去睡覺去了，他不打妄想了。想打妄想，沒有時間給你打妄想，這個厲害，這個三年絕不是我們現在三十年能跟它相比，三十年比不了從前三年。

我們將來終極的目標，圖書館在此地是個臨時的，在此地是奠基基礎，培福、修福，總希望將來能夠我們有個小道場，不要大，這個我非常的有信心。能夠有個小道場，有幾個志同道合在一起，每天八個鐘點講經、八個鐘點修行，這一生當中自己穩穩當當成就，凡是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在一起，各個都有成就。遠公大師當年的蓮社，一百二十三人個個往生，沒有一個落空。他能做得到，後人也可以做得到，沒有做不到的。只要你懂得這個道理、曉得這個方法，決定可以做的跟他一樣的圓滿。這是我給大家一個期望、一個信心，決定有成。經文底下這就是世尊的答覆，今天我們時間到了，雖然說得長一點，因為這個疑的來源，從什麼地方疑，一定要搞清楚，下面再看世尊的開示、解答就頭頭是道，不至於疑惑，也能幫助我們斷疑生信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